

历史规律的客观性

(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

沙 夫 著

郑开琪、叶元龙、祝百英、柳光青 译

叶 林 校

(内部发行)





2 037 8348 7

历史规律的客观性

(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論的若干問題)

沙 夫 著

郑开琪、叶元龙、祝百英、柳光青 譯

叶 林 校



Адам Шафф
ОБЪЕКТИВ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ЗАКОНОВ ИСТОРИИ
(Некоторые проблемы 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методологии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9
根据苏联外国书籍出版社 1959 年版译出

历史规律的客观性
(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
(波) 沙 夫著
郑开琪、叶元龙、祝百英、柳光青 译
叶 林 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 320 号)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2 $\frac{1}{2}$ · 插页 2 · 字数 295,000

196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6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02·363 定价(七) 1.30 元
印数 0,001—2,000

序

历史規律和历史客观規律性的問題与历史真理客观性的問題有着密切的联系，說得更确切一些，它是后一个問題的一部分。同样，作为規律問題基础的決定論也与唯物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唯物主义者才能站在彻底的決定論的立場上，或者反过來說，誰与信仰主义和唯心主义——不管是客观唯心主义，还是主观唯心主义——进行彻底的斗争，誰反对把反科学的超自然力的因素（上帝、絕對精神等）引入我們的世界，誰反对把客观世界溶化在我們的“我”之中，誰就应该捍卫彻底的決定論的立場。

弗·伊·列宁正是这样对待这个問題的，他用最紧密的方式把決定論的問題与唯物主义联系了起来：

“由此可見，費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規律性，承认被人类的秩序、規律等等观念仅仅近似正确地反映着的客观因果性。費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規律性，同他承认我們意識所反映的外部世界、对象、物体、物的客观实在性是分不开的。費尔巴哈的观点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而所有其他的观点，說得更确切些，在因果性問題上的另外一条哲学路綫，即否认自然界的客观規律性、因果性、必然性的路綫，被費尔巴哈公允地列为信仰主义的流派。因为事实上很明显，因果性問題上的主观主义路綫，即不从外部客观世界中而从意識、理性、邏輯等等中引出自然界的秩序和必然性的主观主义路綫，不仅把人类理性和自

自然界分隔开来，不仅把前者和后者对立起来，并且把自然界作为理性的一部分，而不是把理性看作自然界的一小部分。因果性問題上的主观主义路綫就是哲学唯心主义（休謨和康德的因果性理論是它的变种），也就是或多或少减弱了的、冲淡了的信仰主义。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規律性和这个規律性在人脑中的近似正确的反映，就是唯物主义。”①

列宁在这里談到的是整个自然界，是自然界的客观性和規律性。但是，很明显，凡与整体有关的东西，也与部分有关；凡一般地与自然界及其发展有关的东西，也与自然界的那一部分，即人类社会的发展完全有关。承认社会发展及其历史的客观規律性就是唯物主义，而否认这种客观規律性，就是陷入了唯心主义的信仰主义立場。

列宁在另一处又說：

“排除科学的規律，事实上只能是偷运宗教的規律。”②

但是，正因为在規律性的客观性問題与历史真理的客观性問題之間，在因果性和規律性問題与唯物主义之間存在着这种不可分离的密切联系，現代唯物主义，即辯证唯物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的斗争，在意識形态和政治上的全部尖銳性，都与历史决定論的問題，即历史規律客观性的問題直接有关。关于历史規律的性质問題的斗争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正因为如此，历史規律的問題，即規律的存在及其客观性的問題，就成了十九世紀末叶史学上主要的方法論問題之一。同时，上述問題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义，而且还具有實踐意义和政治意义。这一情况使得斗争更加尖銳化了，把这里所談的問題变成了两个明显形成的思想陣营相互冲突的范围。

①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6—157頁。

② 同上，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5頁。

十九世紀中叶，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給史学奠定了严格的科学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被用来作为历史研究方法的歷史唯物論。

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决定論的基础之上的。正由于从唯物主义的立場来发现和系統說明社会发展規律，以及在历史研究过程中运用这些規律，才使史学变成了名符其实的科学。

与这种科学地理解史学的任务和方法相反，資產階級的史学，特别是它的理論基础，即继承資產階級唯心主义哲学傳統的历史哲学，則提出了完全对立的观点。这首先表现为否认历史規律，要求把历史看作是：对事实的純記述（兰克有句著名的口号，号召史学家：“如实直书地”記載〔so,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①，是对随时发生的事件的研究（爱·迈耶^②），是与研究一般事物的自然科学相对立的对个别事物的研究（文德尔班^③、李凯尔特^④），是与研究一般規律相对立的对个别联系和“数列”归納的研究（謝尼奧博斯^⑤、賽諾波尔^⑥，就某种意义來說还有伯恩罕^⑦）。十九世紀历史哲学的模仿者們今天仍在繼續走这条把

① 列·馮·兰克：《1494—1514年罗曼斯和德意志民族史》，全集第33卷，萊比錫1885年德文版，序言第7頁。

② 爱·迈耶：《史学理論与方法論》，哈勒1902年德文版。

③ 威廉·文德尔班：《序曲》中的《史学与自然科学》，圣彼得堡1904年俄文版。

④ 亨利·李凯尔特：《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圣彼得堡1903年俄文版，同一作者的：《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圣彼得堡1903年俄文版。

⑤ 沙尔·郎格路亚、沙尔·謝尼奧博斯：《历史研究入門》，利沃夫1912年波兰文版（Ch. V Langlois, i Ch Seignobos, Wstęp do badań historycznych, Lwów 1912）。

⑥ A. D. 賽諾波尔：《历史基本原理》，巴黎1899年法文版。

⑦ E. 伯恩罕：《历史方法与历史哲学教科书》，慕尼黑1914年德文版。

作为科学的历史来消灭的路綫，在这方面新实证主义的最低綱領主义(如包勃尔^①)給了他們积极的帮助。

在同一个唯心主义陣营的另一翼拥护者中，还有些资产阶级学派怀着同样的目的攻击規律論的史学(如果这里可以用傳統的術語把科学划分为規律科学和个别科学的話)，这些学派用虛假的“发展規律”的思辨結構(从奥古斯特·孔德向圣西門抄襲得来的从“三个发展阶段的規律”起，一直到法西斯的史学和現代英国史学界像湯因比这样的“巨匠”为止)来代替細致的研究。这些虛假的“发展規律”实际上只是为資本主义阶级社会辯护的思辨結構；这些結構違反了它們科学性的形式上的外表，其目的在于推翻科学和关于規律的科学概念。因为它們的作者在建構自己的先天“律”(a priori)时，往往是从形而上学的和政治上反动的前提(“高等人种”、“統治的民族和永恒的无产阶级”等等)出发，来創造思辨的“永恒真理”的，这种“永恒真理”是与科学地理解历史主义和历史上的变化无穷直接相对立的。

由此可見，近百年来资产阶级史学对历史研究的科学态度进行了正面的攻击，事实上这只是否认历史是能揭示社会发展規律并依赖于这些規律的科学的一种形式而已。不言而喻，这种情况是和资产阶级史学的出发点与科学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分不开的。但我們不能把整个問題只归结于理論的因素，因为理論观点与政治、与思想領域中的阶级斗争，以及与资产阶级科学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对馬克思主义产生日益增强的反应有着密切联系的。巴黎公社、1905年的革命，以及最后还有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偉大的革命事件，就是资产阶级科学对馬克思主义的反应，在各个相互交替的阶段日益增强的根源。

① K. R. 包勃尔：《开通的社会及其敌人》，倫敦 1952 年英文版。

在这里明显地起作用的规律是：阶级斗争越尖锐，资产阶级就感到自己越危险，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反应的程度也就更大了。结果意识形态的斗争在史学中也就变得更加坚决和更加自觉了。

资产阶级由于巴黎公社事件而受到的震荡，在哲学领域中是以“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反映出来的。巴敦学派的个别论正是与这个潮流有着联系。当时由于害怕革命而堕落到极端反动的理论立场上去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伊·布尔哈特的转变，就是那个时代的政治事件和资产阶级史学的立场相互依赖的无数例证之一。

对波兰的资产阶级史学来说，1905年的革命是一个有力的震动。当时谁要是不去参加革命，谁就不仅反对革命，而且还一般地反对科学发展中的进步路线。像科尔逊和斯摩棱斯基这样一些史学家转到反动的立场上去，就是明显的证明。

但是，对资产阶级思想家来说，最有力的震动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后，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资产阶级史学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反动性越来越增强，并达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一方面是主观主义的浊流；另一方面是神秘主义和信仰主义，一齐充塞着资产阶级史学的方法论。资产阶级史学不仅否认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公开地反对历史事实，把历史事实宣称为主观臆造的结果（如狄奥多·莱辛、比尔德、貝克尔等人），资产阶级史学求救于宗教神秘主义（如别尔佳耶夫、莱因浩德·尼布尔等人）并杜撰出符合帝国主义扩张目的的神秘化的“规律”（如施宾格勒或近代的汤因比）。这些理论上的路线当然是陈旧的，但是它们是以一种新的，荒谬到足以证明资产阶级科学完全堕落的形式出现的。

資產階級史學對科學，對馬克思主義的反應是近百年來整個時期的一個富有特徵的過程。但是，隨著革命運動的發展，隨著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隨著資本主義危機的加深和資本主義的瓦解，這個過程正在明顯地加深、擴大和加強。^①

* * *

關於歷史發展規律的爭論這一類問題是屬於意識形態的領域的。這裡所指的意識領域的現象，它們與階級，與階級的利益和鬥爭有聯繫，因而也就是具有階級性的現象。大家知道，思想是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其觀點則是為基礎服務的；因此，史學方面為基礎服務的理論（歷史規律理論之類）也屬於上層建築。

對階級鬥爭以及參加這一鬥爭的各個階級的利益來說，社會發展客觀規律，即歷史客觀規律的存在的問題，怎樣在理論上得到解決，並不是毫無關係的。上面說到的關於圍繞着歷史規律問題而進行的意識形態的鬥爭就証實了這一點。革命的無產階級把自己的活動建立在承認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特別是承認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崩潰和社會主義勝利的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基礎之上。揭示這些規律就能科學地預見社會發展的趨勢，從而也就能把工人階級鬥爭的戰略和策略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保證鬥爭的最後勝利。而且以認識這些規律為基礎的對勝利的信心（列寧曾經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使無產階級獲得對勝利的信心這一事實，是馬克思的功績），也是在與資產階級進行的鬥爭中動員和組織無產階級的力量。同時，不論從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是反對資產階級統治的意義上來說，或者從闡明這一事實就會對資產階級陣營產生瓦解的影響的意義上來說，這些規律的存在本身就是反對資產階級及

① 在本書中我們不能夠更充分地研究這個非常重要的論題，因而只好仅限于作一般的評述。

其利益的。

显然，各个阶级对这些問題不可能漠不关心，因为这些問題的解决同他們的願望和利益决不是毫不相干的。既然存在着馬克思主义的意識形态，它揭示出历史的規律，并把这些規律变成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思想武器，那么，一方面，无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利益，在关于历史規律的問題上，能够而且也应该保卫科学的观点，这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驅使资产阶级歪曲现实生活的客观景象，也就是說，在这个問題上也促使资产阶级拒絕科学观点，甚至直接反对科学观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历史規律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它想永远保存资本主义制度和本阶级統治的欲望的，因此，需要否认历史規律的存在，需要歪曲现实生活的客观景象，资产阶级史学就是从这里得出它的結論的。这个結論决定了近百年来资产阶级史学在理論上所作的努力的基本趋势，不管个别的资产阶级学者在这方面的認識达到了什么程度。资产阶级史学已經陷于决定“封閉”美洲的謝德林式的官僚主义者的处境。然而應該指出，资产阶级史学是十分認真热心地完成“封閉美洲”这个徒劳无益的任务的。从这里产生了数十种“理論”，这些理論企图用各种方法来論证一条道理，即历史規律是不存在的，或者制造一些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規律”，来“論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虛假的永垂不朽和无产阶级革命志向的毫无希望。所有这些“理論”上的努力都是沒有任何价值的，将来科学不会由于它們被人遺忘而感到遺憾和損失。如果說，我們現在还要研究它們，这首先是因为它們还活在资产阶级的科学中，还是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一个組成部分，而我們还需要同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进行斗争，一直到彻底消除它在我們现实生活中的殘余为止。因此，这不仅是一个理

論上的任务，而且也是一个政治任务，这个任务是在我們的社会中进行的階級斗争的一个組成部分。我們研究这些“理論”，还因为它们长期以来对整个資產階級史学的研究产生过影响，它們在罗列事实 and 材料方面曲解和歪曲了一些宝贵的成果，而这些資料是我們不可能，也沒有理由拒絕的。这就是說，必須对許多事实和从史料中得出的材料进行重新估价和新的闡述。为了在批判地整理过去的史学成就的过程中，不致失去其中在发现和收集事实方面的有价值的东西，这种重新估价只有自觉地在科学的方法論的基础上才能进行。

* * *

我們所談的关于史学領域中一般來說相当激烈的方法論斗争和这一斗争政治上的內涵，今天在我們波兰的条件下，在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条件下，有着独特的看法。

大家知道，在过渡时期，階級斗争变得尖銳化起来，階級斗争的一切形式和表現也变得尖銳化起来。思想領域中的階級斗争具有特別尖銳的性质，这首先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得到越来越充分发展的社会，这个社会所固有的經濟規律的作用范围也随着越来越扩大，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按照新的方式起着作用，社会意識因素也开始在质的方面起着新的作用。因而，为思想斗争規定一个适合需要的方向，这个任务就更加重要了，因为社会过程的加速或延迟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个方向的。

在我們的条件下，使史学获得适合需要的方向的斗争也具有特別的意义。这是和历史科学的社会职能有关的。当然，这种职能并不是什么絕對新的东西，不是只有在新的社会制度下才出現的东西。即使是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史学的思想也在形成人們的理性。但是在社会主义經濟形态的条件下，这种思想

的影响不断增长着，达到社会意識的因素的影响普遍增长的程度。例如我們史学就提出了这样一些問題，如怎样符合历史眞象地指出波兰文化的独特性（与资产階級反动的世界主义的史学所宣布的相反），怎样符合历史眞象地来描述（与资产階級史学“英雄主义的”观念相反）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怎样符合历史眞象地強調指出（与帝国主义关于西方和东方“永恒的敌对性”的理論相反）波兰的社会革命运动和俄国社会革命运动兄弟合作的傳統；怎样研究波兰民族形成的規律性等等。在科学的基础上解决这些問題，弄清历史眞象，揭示一定的发展趋势，都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会对群众的意識和創造力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资产階級史学才竭力散布历史謊言，正因为如此，馬克思主义史学才这样努力地揭穿这种謊言，并为历史眞象而斗争。而这也正是問題的本质：即要得到历史眞象是与科学的方法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

波兰史学在方法論的領域中已經向轉变的方面前进了一大步。波兰大多数史学家現在已經同意應該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論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工作。在大多数場合，我們史学家都是努力走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道路的。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是这个成就并不意味着事情到此結束，斗争已經停止了。因为不管某些科学家的主观信念和良好願望如何，旧的方法論至今还支配着不少波兰史学家的工作。一方面，这表现为把历史过程归結为各种因素的作用的傾向，这种傾向的根源是“純記載”历史的个别論的主張；表现为杰出人物的作用不正确的概念，这种概念是“英雄主义的”史学的同感反响的表现；表现为某种理論估价，这种理論估价的根源是把思想解釋成自动地起作用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对旧方法論的眷恋也表现为以“社会学化”和“現代化”的經濟主义精神使历史过程的景象庸俗化，表现

为对待事实的反历史的态度。

可見，斗争仍在繼續着。不过現在，斗争是在有利于科学进步事业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自觉的方法論分析具有特殊的意义。整个問題在很大的程度上在于要向史学家表明控制着他們的資產階級方法論残余的虛伪性和危害性，讓他們与科学的馬克思主义方法論及其在實踐中运用的优秀典范——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所提供的典范——进行对比。

* * *

本书是关于历史規律客观性以及历史規律对史学的意义的一部专门著作。但是按照本书的计划，它只是篇幅更大的著作中的若干章节，在那部著作中将要探討关于真理及其在史学中的客观性的問題。因此，这本书里不得不略去了許多問題，如历史科学中真理的标准，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涵义等；这些問題将在篇幅更大的著作的以后部分加以闡述。由于沒有涉及到这些問題，我們对历史規律客观性这一題目所作的論断可能是不完备的。但是如果同时探討所有这些問題，将会漫无限制地扩大一部著作的篇幅——即使从一部著作可能允許的范围的观点来看——而且，也会大大地延迟著作的出版。作者注意到規律的客观性問題对方法論的首要意义和迫切性，所以决定把題目局限在这个問題以內。其余的問題，我打算在另一部专门著作中再进行探討，那时也許会有必要，就可以把两部著作合并成一部完整的作品。

目 录

序	1
---------	---

第一編 馬克思主义和把史学变成一門科学

第一章 馬克思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規律是史学上的一个变革	1
第二章 馬克思主义历史規律的理論对历史研究的实际意义	27

第二編 对资产階級史学否认历史規律客观性的批判

第三章 资产階級史学否认历史規律的理論意义和实践意义	51
第四章 对个别論的批判	61
第一节 个别論的方法論否认历史規律	61
威廉·狄尔泰的观点是个別論概念的基础	
第二节 論所謂个别科学	70
(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概念的批判)	
第三节 被理解为偶然性的彙集的历史	91
(迈耶的概念的批判)	
第四节 在史学实践中否认历史規律	102
第五章 对历史規律的唯心主义神秘化的批判	160

第一节 客观唯心主义派	163
(把历史发展规律神秘化地說成是客观精神发展的规律)	
1. 黑格尔及其追随者	163
2. 循环发展和阶段发展論	185
第二节 主观唯心主义派	194
(用个人心理或个人心理創造的发展规律的 形式来使历史规律神秘化)	
1. 实证主义的社会规律学說	194
2. 瑪·韦伯的“理想典型”学說	212
3. 社会规律的心理学說	219
4. 作为思辨公式的规律	225
第三节 历史规律的神秘化和史学实践中的公式主义 与社会学观	229
第三編 从历史客观规律理論中得出 的几点方法論上的結論	
第六章 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理論来看历史中的 个别对一般的关系	247
第一节 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	265
第二节 历史过程中的个人和群众	283
第三节 对史学家創作的結論	295
第七章 从历史客观规律的理論来看历史預見	316
第一节 历史规律的客观性是历史預見的基础	316
第二节 历史預見和历史类比	326
第三节 历史預見和历史可能性的問題	337
第四节 历史預見对工人阶级政党革命活动的意义	346
参考书目	353

第一編

馬克思主义和把史学 变成一門科学

第一章

馬克思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規律 是史学上的一个变革

恩格斯在自己的偉大朋友墓前演說中指出，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規律是馬克思的主要功績之一：

“正如达尔文发现生物界的发展規律一样，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規律，即发现了直到最近还被思想体系的积淀所遮盖的一个简单的事实：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而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物质生活資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所达到的經濟发展的一定程度，形成一个基础，人們的国家組織、法律观点、艺术以致宗教观念便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因此也就必須由这一基础来加以說明，而不是像先前那样作得相反。”^①

正是由于发现了人类历史的規律，史学才能成为，而且也是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6頁。
（着重点是作者加的。——譯者）

第一次成为名符其实的科学。这是因为科学与这一方面研究领域中规律的揭示和系统说明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详细分析科学概念的定义，只是要证明，科学是反映现实的，这种反映已经归纳成系统并经过实践的考验。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客观联系，以科学规律的形式反映出来。只有在揭示和系统说明了客观规律的地方才会出现科学的认识，才会创造科学预见的可能性。这个原理对任何科学都是正确的，而对史学来说，更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由于关于历史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下面再详细谈）首先与包括着重复性的各种社会现象的范围有着联系（而这也与制约人们存在本身和决定这种存在特点的必然性有着联系），也就是说与创造物质生活资料 and 条件的范围有着联系，与生产的范围有着联系。只要唯心主义还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只要还没有彻底使用唯物主义的概念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那么在这个时候，真正的重复性和规律在历史上是没有地位的。在那个时候，史学只能是对一些未加分析的材料或好或坏的记载、积累，有时它也可能成为某种科学式样的臆断的集成，但是还不是科学。因为我们不否认关于重整事实的研究工作（例如在考古学、古生物学、地理学以及在某些场合的史学等这样一些科学中的实际作业）的科学性，但也应该确认，科学不能只限于这一类的研究。这种研究在史学中起着辅助的作用，而且在这个范围内得到普遍的公认。然而把史学局限于记载性的工作，从史学中排除发展的规律，那就是意味着注定要使史学家在考察历史事件的时候把它们看作是杂乱无章的偶然性，从而勾销了史学的科学性。由此可见，揭示历史规律，把史学变成科学，是与把历史研究工作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有着密切的联系。

弗·伊·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清清楚楚地着重指